

御谜士三部曲 2

THE RIDDLE-MASTER TRILOGY

〔美国〕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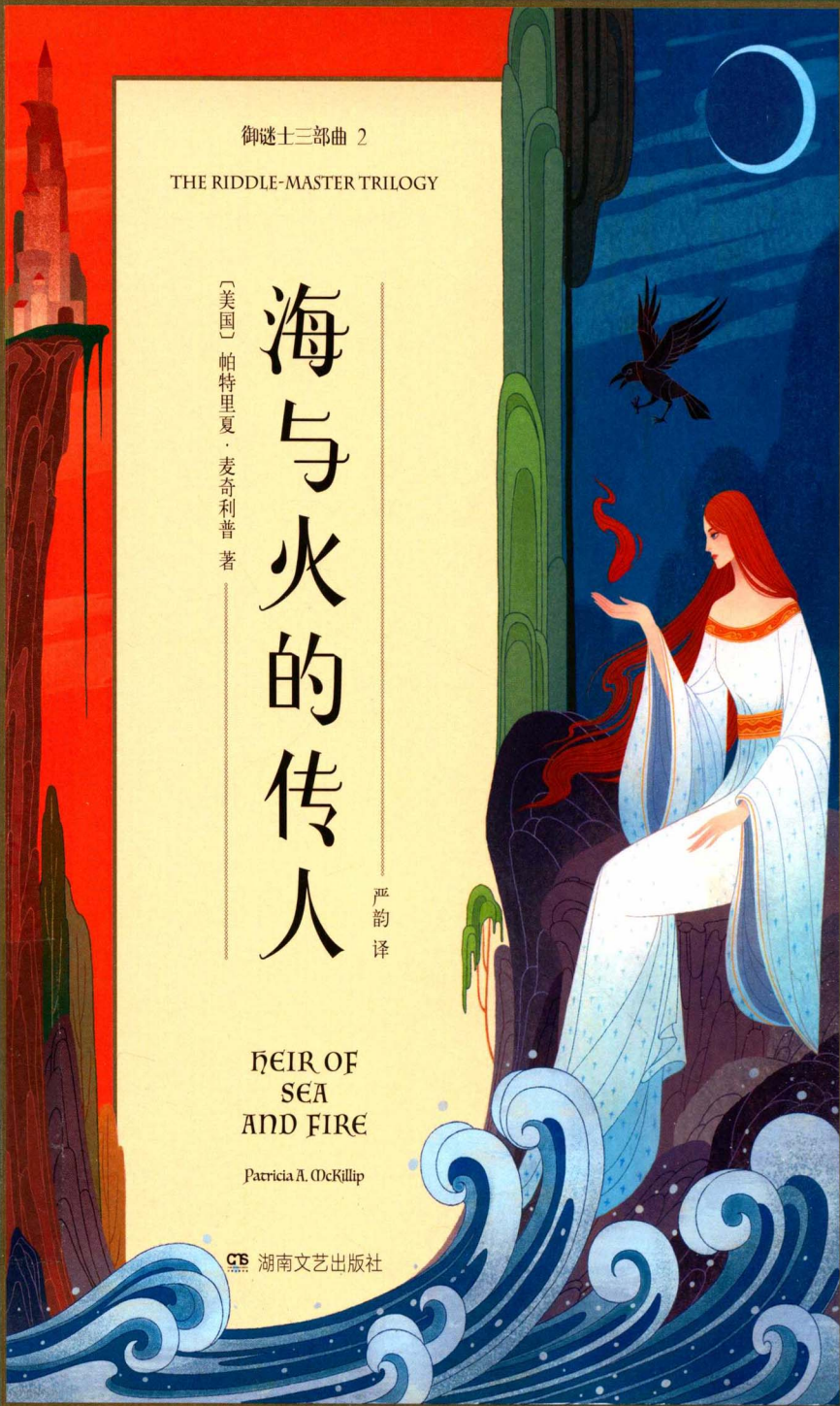
海与火的传人

严韵 译

HEIR OF
SEA
AND FIRE

Patricia A. McKillip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御谜士三部曲 2

THE RIDDLE-MASTER TRILOGY

〔美国〕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 著

海与火的传人

严韵译

HEIR OF
SEA
AND FIRE

Patricia A. McKillip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谜士三部曲. 2, 海与火的传人 / (美) 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 (Patricia A. McKillip) 著; 严韵译. —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(幻想家)

书名原文: Heir of Sea and Fire

ISBN 978-7-5404-6119-5

I. ①御… II. ①帕… ②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0037号

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/缪思出版授权



幻想家

御谜士三部曲2: 海与火的传人

YUMISHI SANBUQU 2: HAI YU HUO DE CHUANREN

作者: [美国] 帕特里夏·麦奇利普

译者: 严韵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吴健

装帧设计: 韩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7.75

字数: 145千字

版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119-5

定价: 38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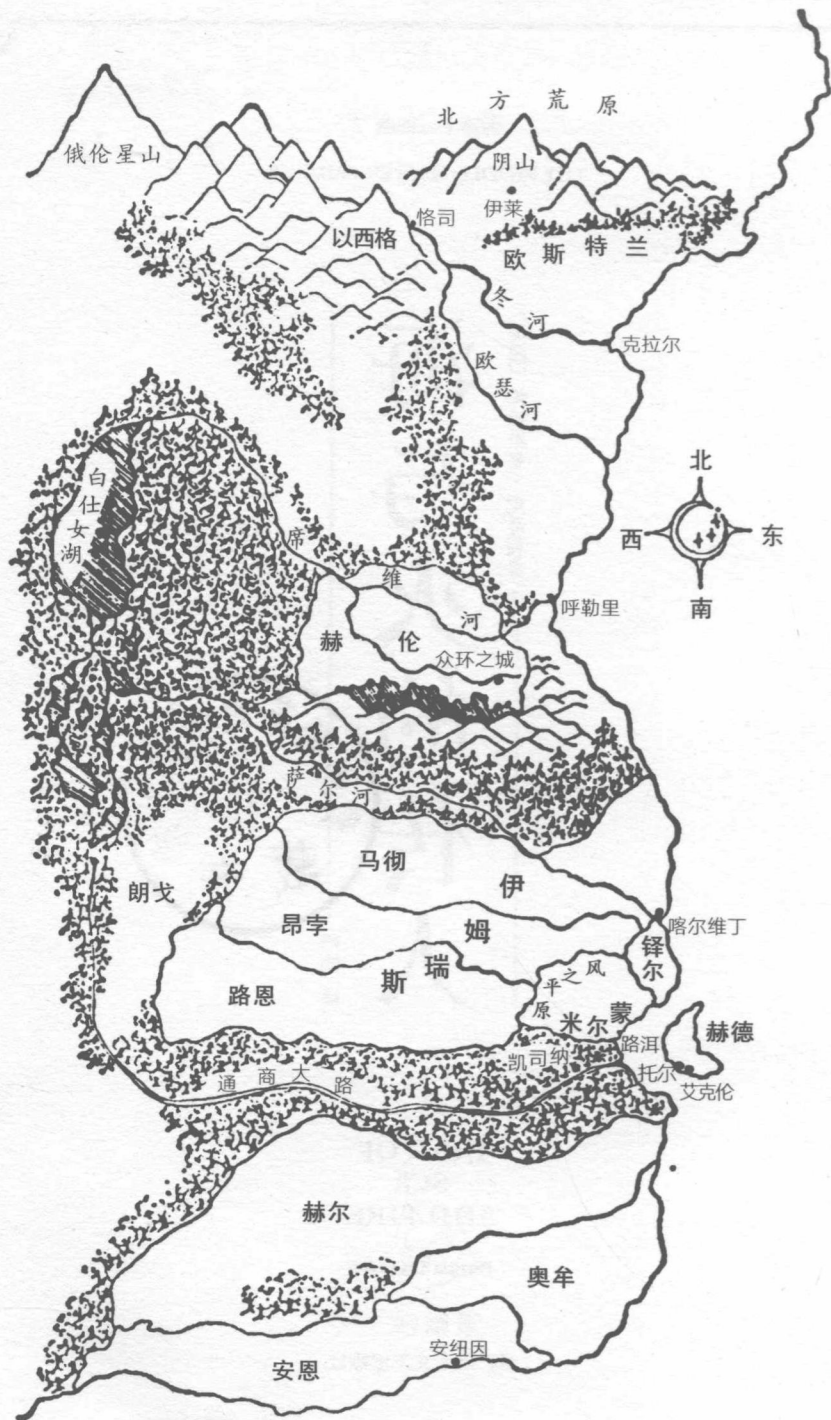


IMĀGINOR, ERGŌ SUM.

想象即存在



幻想家



地图绘制：凯茜·麦奇利普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6
第三章	48
第四章	71
第五章	96
第六章	119
第七章	139
第八章	161
第九章	180
第十章	201
主要人物和地名	225

第一章

春天一到，总有三样事物出现在安恩国王的宅邸：除了该年由商船送来的第一批赫伦葡萄酒，与前来参加春季议会的三大地区王公贵族外，还有一番争执。

赫德侯与至尊的竖琴手离奇失踪，如雾一般消散在以西格隘口之后的来年春天，这栋有着七扇大门、七座白塔的大宅度过了沉寂哀伤、漫长苦涩的寒冬，此时正如豆荚绽裂开来。空气中增添了淡淡的绿意，阳光在冰冷的石板地上照出宛如镶嵌花纹的各种图形，安恩的内心深处骚动着，仿佛流淌在茎枝中的汁液。席翁妮死后六个月以来，无人踏进过她的花园，而此刻，安恩的瑞德丽伫立此处，春意使她感到就连骨骼上蔓生纠结草根的死者，一定也在坟墓里敲点着指头。

片刻后，瑞德丽动了动身子，离开满园芜乱的杂草和没能熬过冬天的枯萎植物，回到王宅大厅。厅门敞着迎接阳光，麦颂的管家监督手下的仆役，抖开各王公贵族的旗帜，颤悠悠地挂在高处横梁上。这些王公贵族随时可能抵达，整栋宅子忙成一团准备接待。给瑞德丽的礼物已陆续送达：赫尔领主送上一只在欧斯特

兰荒野高峰上长大的乳白色隼鹰；麦普·惠里恩送来一枚看似金色松饼的胸针，但他其实送不起这类东西；还有一支打磨光滑、镶嵌白银的木笛，送礼者却未署名，这令瑞德丽担心，因为不管送礼者是谁，对方确实了解瑞德丽喜欢什么。她看着赫尔的旗帜展开，上面绣着野猪头的古老标志，黑色弯月般的獠牙衬在橡树绿布面上。旗帜一颠一颠升起，野猪那双火红的小眼俯瞰宽敞的大厅，瑞德丽双手抱胸回盯着它，倏而转身走开，去找父亲。

麦颂正在自己房里跟国土继承人争吵，两人都压低说话声，瑞德丽一进门，他们立即住口，但她看见杜艾脸颊上有淡淡的潮红。杜艾生着浅色剑眉，眼睛色如大海，显示身上流有伊洸狂野的血，但公认他对麦颂耐性惊人，现在除了他之外，别人都已对麦颂失去耐性。瑞德丽思忖不知麦颂说了什么，居然能让杜艾生气。

麦颂转头看向她，眼神像只阴郁的乌鸦。瑞德丽开口，语气有礼，因为父亲的情绪在早上十分阴晴不定：“如果你准许，我想到奥牟一两个星期，拜访玛拉·克洛格。我明天就可以上路。整个冬天我都待在安纽因，我觉得——我需要离开一阵子。”

麦颂的眼神毫无变化，只简单说了句：“不行。”然后转过身拿起酒杯。

瑞德丽气恼地瞪着他的背影，把礼貌像只旧鞋般丢开：“反正我才不要留在这里，像品种优良的奥牟母牛任人讨价还价、争个不停。你知道吗？连麦普·惠里恩都送了礼物。昨天他还在取

笑我从梨树上摔下来，现在他开始长了点胡子，有了栋屋顶漏水的八百年老房子，就认为自己也想娶我了。是你把我许配给赫德侯的，你难道不能叫他们别再这样了吗？我宁愿听赫尔的猪群在暴风雨里怪叫，也不想又一次听到春季议会的人跟你争执该拿我怎么办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杜艾咕哝道。麦颂瞥了两人一眼，他的头发似乎一夜间变成了铁灰色，席翁妮之死带给他的悲伤深深刻画在脸上，但他的脾气并未因此好转或变得更坏。

“你还要我跟他们说什么？”麦颂问，“这十九年来我一直告诉他们，我已经立誓要把你嫁给猜谜赢过匹芬的人，而且誓言的约束力超越生死。如果你想跑去跟麦普·惠里恩一起住在他那漏水的屋顶下，我是拦不住你的，这点他们明明清楚得很。”

“我才不想嫁给麦普·惠里恩。”瑞德丽恼火地说，“我想嫁的是赫德侯，但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，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受够了等待，受够了这栋房子，受够了赫尔领主对我说赫德侯是在忽视我、侮辱我。我想到奥牟去看玛拉·克洛格，这项请求简单又合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拒绝。”

一阵短暂的沉默。麦颂端详着杯里的酒，脸上出现难以言喻的神色。他放下酒杯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去凯司纳。”

瑞德丽惊讶得张开了嘴：“我可以吗？去看卢德？有没有船——”杜艾一掌拍在搁着酒的桌上，杯子摇晃作响。

“不。”

瑞德丽惊愕地瞪着杜艾。他收回手，眯起眼迎视麦颂：“他已经问过我，叫我去，但我拒绝了。他是要把卢德找回家来。”

“卢德？我不懂。”

麦颂突然不耐烦地一挥袖子，从窗边走开：“你们这样，跟整个议会的人同时在这里对我喋喋不休有什么两样？我要卢德跟学校请个假，回来安纽因待一阵子，换成杜艾或你去跟他说，他比较能接受。”

“你自己跟他说。”杜艾执拗地说，却又在国王的注视下退让了，坐下紧抓着椅子扶手，仿佛紧抓住自己的耐性，“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，好让我了解你为什么想这么做？卢德刚拿到见习生红袍，如果他留在那里继续念书，会成为所有还在世的御谜学士中拿到黑袍的最年轻的人。他成绩优异，理应得到继续念书的机会。”

“这世上有很多谜题，凯司纳院墙内那些上了锁的书可不是全部。”

“没错。我从没读过御谜学，但我多少也知道人不能同时回答所有谜题。卢德正尽力而为啊，你到底要他怎么样？跟赫德侯一样跑到俄伦星山，失踪不见吗？”

“不。我要他回到这里来。”

“见赫尔的鬼了，你要他回来干吗？你是打算要死了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杜艾。”瑞德丽悄声劝阻，但杜艾顽固地等待国王回答。

在两人烦躁又顽强的情绪下，她仍感觉得到他们之间那超越一切定义的紧密联结，仿佛活生生的生物。麦颂沉默不语，杜艾一推椅子站起，气冲冲地说道：“玛蒂尔的骨头在上，我真希望能看见你这颗泥淖一样的脑袋在想什么！”他甩门离去，劲道之大连石壁似乎都为之摇晃。

瑞德丽叹了口气，看着麦颂。他虽然身穿华丽的长袍，在阳光下看起来却如巫师的诅咒般黑暗、不可动摇。“我开始痛恨春天了。我又不是要求你把全世界解释给我听，只是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不能在席因·克洛格来这里开会时去拜访玛拉·克洛格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萨聂·罗斯是谁？他为什么弹奏无弦竖琴？”

瑞德丽在原地伫立片刻，从耗费过无数小时研读、如今快要忘却的谜题中翻找答案。然后她转身，房门再度甩上前听见麦颂的声音：“也不许去赫尔。”

瑞德丽在图书室里找到杜艾，他正盯着窗外。两人并肩靠在窗旁，俯视王宅外沿着缓降坡分布、延伸到港口边缘四周的城区。商船正随着上午的潮水慢慢滑进港，五颜六色的船帆在风中收束，像疲惫的叹息。她看见白绿相间的船帆，那是达南·以西格的船，从以西格山带来精致绝伦的工艺品。她心头突然升起一丝希望，也许那个北方王国除了美丽的货物外，还送来了更宝贵的消息。身旁的杜艾动了动，古老的图书室里有蜡、皮革和古旧铁盾的气味，这里的宁静让他的神色恢复沉着。他轻声说：“他

真是超级猪脑袋，任性专横，又惹人恼火，安恩三大地区没人比得上他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他眼底有东西咕嘟咕嘟冒着泡，像个坏心的咒语……我很担心。如果要我二选一，是跟他一起盲目地踏进万丈深渊，还是跟安恩的王公贵族盛装在苹果园里散步，我会闭上眼睛踏进深渊。但是他到底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瑞德丽双掌托腮，“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要我们全待在家里。我真搞不懂他。我问他我为什么不能离开，结果他问我萨聂·罗斯为什么弹奏无弦竖琴。”

“谁？”杜艾看着她，“怎么可能……他为什么弹奏无弦竖琴？”

“跟他倒退走路、只剃头不刮胡子是同样的原因，那就是‘没有原因’。他是个可怜人，倒退着死去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他无缘无故倒退走路，结果跌进河里，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。但大家认为他已经死了，因为没有原因——”

“好啦，”杜艾温和地抗议道，“你再讲下去可没完没了。”

瑞德丽微笑。“你看，你没有命中注定要跟御谜士结婚，害你少受多少教育。”她笑容退去，低头看着陈旧灰泥上的一道裂缝，“我觉得自己像在等一则传说从北方南下，随着春天的流水

冲破冬季……但是，杜艾，一想起以前那个把贝壳凑在我耳边，让我听海浪声的农夫的儿子，我就好替他担心。他去了好久，已经一年没有音信，全疆土也没人知道至尊竖琴手的下落，连他的半声琴音都不曾听到。至尊绝不会让摩亘离开他自己的国土这么久，我想他们一定在以西格隘口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就我们所知，摩亘的国土统治力并未传给他弟弟。”杜艾安慰瑞德丽，但她只是不安地动了动。

“那他人在哪里？他至少可以捎封信回自己的国土啊。商人说每次一停靠托尔，翠斯丹和埃里亚都等在港边，希望能听到摩亘的消息。就连他在以西格发生了那么多事，都还记得写信。听人说，他双手上有像雪麟角一样的疤，还可以变成树……”

杜艾低头瞥了双手一眼，仿佛期望看见掌心有凋萎月亮般的白色角状疤痕：“我知道……最简单的做法是去俄伦星山，问至尊摩亘的下落。现在是春天，隘口的路应该逐渐通了，或许埃里亚会这么做。”

“离开赫德？他是摩亘的国土继承人，他们绝不会让他离开。”

“也许吧。但是人家说，赫德人顽固之至，就像女巫的鼻子长又长。埃里亚说不定会这么做。”杜艾突然探出窗外，视线转向远方两排骑马穿越草地而来的人，“他们来了，穿得花枝招展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看不……蓝色。随从队伍的颜色是蓝和黑，所以是席因·克洛格。看来他在路上碰到了某支绿色的队伍……”

“赫尔。”

“不是。绿色和米色，很小一队人马。”

瑞德丽叹了口气：“是麦普·惠里恩。”

杜艾前去通报麦颂，她则留在窗旁，看那些队伍绕过坚果园，在交错的光秃黑色枝丫间忽隐忽现。他们在古城墙一角再度出现，走上贯穿全城的主要道路，那路弯曲蜿蜒，穿过市集，穿过古老的高大房舍和商店。沿路每扇窗户像睁大的眼睛般敞开，窗边挤满了围观群众。队伍消失在城门内时，她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做了。

三天后，瑞德丽跟赫尔领主手下的养猪妇一起坐在橡树下，用草叶编网。这是个宁静的下午，四周有一大群猪在橡树荫下或纠结的树根旁晃来晃去，传来响亮的呼哧和咕噜声。从来没人费神给这名养猪妇取名字，此刻她正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斗。养猪妇是个瘦巴巴、紧张兮兮的高个子女人，一头乱糟糟的灰发，一双深灰色的眼睛，就任何人记忆所及，负责养猪看猪的一直是她。她和瑞德丽是远亲，因为两人都跟女巫玛蒂尔有关系，但究竟是怎么个远亲法，她们正试图弄清楚。养猪妇对猪非常有一套，跟人相处则唐突害羞，但美丽又性烈如火的席翁妮遗传了

玛蒂尔对猪的兴趣，与这名沉默寡言的养猪妇成了朋友。不过连席翁妮也没发现养猪妇从玛蒂尔那儿遗传到若干古怪知识，而瑞德丽知道。

瑞德丽拿起另一根坚韧的草，蛇行穿梭在那张小小的方形织物上，编进编出：“我这样编对吗？”

养猪妇摸摸一股股编织紧密的草，点点头。“密得可以装水了。”她用平板粗哑的声音说，“唔，以前在安纽因，欧温国王手下有个养猪人，我想玛蒂尔可能对他有意思。”

“我还以为她是对欧温有意思。”

养猪妇看起来很惊讶。“后来欧温不是盖了座塔困住她吗？你跟我说过的啊，何况他还有太太。”她手一挥，把烟斗里冒出的烟和那句话一并拂去，“我想不会是欧温。”

“就我所知，没有哪个国王娶过玛蒂尔，”瑞德丽语带讥嘲，“可是呢，她的血脉照样传进了王室家族。我们来想想，她是将近两百年前的人，当时有七位国王。我想我们可以扣掉费内，他只顾着打仗，连国土继承人都差点没时间生，更别说私生子了。我连他有没有养猪都不知道。”她突然想到，加了一句，“说不定你是玛蒂尔和某位国王的后代哦。”

养猪妇难得地嗤笑一声：“我是很怀疑哦。瞧瞧我这打赤脚的样子。玛蒂尔对养猪人和国王一样喜欢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瑞德丽编好手中的草叶，收束起草梗，低头心不在焉地对着草网皱眉，“另外也有个可能，说不定欧温明

白玛蒂尔不是他的敌人之后，就喜欢上她，不过这好像有点不太像话，因为伊洸的血脉会进入王室也是由于他。那件事已经够让欧温生气的了。”

“伊洸。”

“你知道那个故事吧。”

养猪妇摇摇头：“我听过这名字，但没人跟我讲过这个故事。”

“嗯。”瑞德丽往后靠着树干，斑驳的阳光洒落在她眼里。她脱掉鞋子，松开头发，一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蜘蛛正爬上一络发丝，她不经意地拨开。“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道谜题。欧温的国土继承人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某个奇怪的海中领主假扮成欧温的模样，上了他的床。九个月后，欧温的妻子生下伊洸，他的皮肤像水沫，眼睛像绿色的海藻。欧温勃然大怒，在海边建了一座塔，把这个大海的孩子关进去，下令永远不许他出来。伊洸十五岁那年，在某天夜里听见海中传来奇异的竖琴声，他实在太爱那琴声，太想探寻琴声的来处，竟赤手空拳扳断了窗上的铁条，跳进海里消失不见了。十年后欧温死了，让他几个儿子吃惊的是，国土统治力竟然传到了伊洸身上。伊洸受天性驱使回国，继承国土，却没有统治多久。等他结了婚，生下一个跟欧温一样务实、一样黑眼黑发的儿子后，就从欧温给他盖的那座囚塔上跳下，摔在岩石上死了。”她摸着那张编好的小网，拉平一角。“这是个悲哀的故事。”她眼里浮现出恍惚困惑的不解神色，仿佛几乎忆及某件事，但终究没能记起，“总之，我们家族里每一百年会出